

文武雙全前無古人

球王李惠堂的故事

(五)

●汪清澄

美順笑話榮照出醜

談到荷屬東印度群島，球王又有一段有趣的回憶。那是一九三一年，他安排南華隊南遊，到蘇門答臘首府棉蘭以東八十里，一個避暑勝地馬德山觀光。那兒的天氣，一年四季都像我國的初冬，平均氣溫為華氏五十度左右，山谷中有一小鎮，海拔約三千多呎，南華隊在那裏小住一夜。

上山時車路曲折多彎，有些隊友不慣坐車，經左搖右擺坐上幾小時，感覺得辛苦。曾靖侯抵達後，還把午餐全部吐了出來。到了夕陽在山，大家紛紛租了小馬在谷中東奔西跑，各尋幽勝，黃美順不善騎，笑話百出，後來因駕駛不靈，索性下馬步行返回旅社，給隊友們揶揄再三，還害了那個租馬人，四處找尋他的飯碗。

第二天清晨大家還擁被高臥，黃美順高聲提議，誰能以冷水澆身入浴的賞荷幣五盾；且聲明不能馬虎從事，最低限度要用肥皂擦身。重賞之下果然必有勇夫，梁榮照自恃人強體壯，從被窩裏跳下床來，拍拍胸膛說，他要賺些容易錢，還要球王做公證人，以免美順抵賴。

那時隊友們都起床來看熱鬧，梁榮照走上旅館後面的露天陽台，赤條條一絲不掛，拿著水瓢從頭到腳遍澆身上，嘴裏還哼著英文歌「快活的日子再來」。Happy days are here again.「邊把肥皂猛擦全身，弄成滿身肥皂泡，用英語向美順開玩笑說：「你看見肥皂泡了嗎？」Can you see the soap?」

美順沒有話說，只好從腰包裏掏出五盾來。隊友們笑他用得太冤枉，卻沒有人

料到這個人強體壯的梁榮照，在回程車中受了風寒，一到棉蘭馬上發寒熱，體溫高達一百零五度，面孔像關公一般紅，躺在床上動彈不得，呻吟不已，黃美順惡作劇，不停地跑到他的床邊，用英語原原本本的反問他，「你看見肥皂泡了嗎？」「你要賺些容易錢嗎？」

球王在馬德山晨興試馬，吟詩二首：
晨光如沐馬蹄輕 得得尋幽那計程
轉眼不知人盡去 一鞭惟見我徐行
鳥啼夾道如相伴 風颺閒花恰有情
靜裏忽聞歡笑急 綠林深處起鈴聲

暹羅富庶曼谷三多

球王第一次到泰國首都曼谷，是一九三七年仲夏，那時泰國名叫暹羅，他的印象那兒是天富之國，有人形容「有土皆禾

，無水不魚」。他又覺得還可以加上「無山不樹，無樹不果」。那邊物產豐盛，使人讚羨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他乘飛機前往重遊，十年一別，不特沒有見到戰爭摧殘的遺跡，而且各方面都在進步中。

曼谷僑胞逾百萬，潮州客屬占十之八九，商業大部分操在他們手上，如果商店招牌上去掉那些像蚯蚓般的暹羅文，曼谷簡直可說是我國國內一個新型的都市了。

大家都說曼谷有三多，即蚊蟲多和尚多佛寺多，當華燈初上，「小飛機」不歇向你襲，如果睡眠不用蚊帳，包你第二天起床變麻子，滿身癢煞。在下七十年代因事赴歐洲，過境曼谷機場停留一小時，在休息室略一打盹，就被一雙蚊子從襪子外叮咬，等發現驅趕，已是一個小包了。

在大街上隨時隨地都可以看穿黃色道袍，光頭赤腳的和尚化緣，他們光顧到一家時，主人總得歡歡喜喜地施茶施飯，或施鈔票，不能推諉，因此那邊的和尚是決不會挨餓的。

市區內外佛寺佛塔觸目皆是，球王說他最欣賞城內的玉佛寺，和湄南河對岸鄭王廟，兩處的建築都宏麗雄偉，金壁輝煌。他認為我們浙江的靈隱、天竺、普陀、

四川的青城、峨眉等的寺觀，都沒有一座可和他們相比。遊客入寺瀏覽，要肅靜無聲，脫掉鞋子，或用鮮花燃香虔誠供佛。香油錢隨緣樂助。寺內清淨得一塵不染，反觀我們國內，四周充滿小食攤，打油詩歪詩塗滿四壁，知客絮絮不休，比較起來，真使人發生無窮的感喟。他最愛寺裏一副中國對聯，充分表現佛家的色空空色：

壽夭鑄成生死生生復死，
窮通輪轉鬼人人鬼鬼為人。

裸體跳舞半明半禁

暹羅的足球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，算是水準最低落的一處，戰後建築了一座宏麗的球場，看台可容觀眾四、五萬人，力求進步，不斷的邀請外國球隊前來比賽，以收觀摩切磋之益。因此戰後各地水準退步，祇有暹羅一處上升，可惜他們犯了閉門造車，不肯正正當當的聘請教練，也很少派隊去遠征訪問，吸收經驗，因此進步遲緩。

在那裏賽球，禮節也相當麻煩。賽前的攝影和大人物們的行開球禮，已使人有點厭倦，比賽結束後，還要兩隊球員，汗流浹背地一個個跑上司令台，伸長頸子去

接受花串。

那時由美女陪浴的花樣尚未興起，除了半明半禁的裸體舞蹈外，暹羅拳擊賽是遊客們最喜歡找尋刺激的去處。他們規則特殊，手足各部分都盡情使用，除了不准口咬外，都為所欲為，實在是集中西拳擊與摔角的大成，兩人對打赤膊短褲，帶上手套，足部穿上護踝。賽前兩人向四面觀眾拱手行禮，然後作準備運動一兩分鐘，各就方向匍匐賽台中央，叩頭倒拜，算是拜師父和求神庇佑，交手起來拳足交加，倒地十秒不能起來為失敗，看來比西洋拳殘忍得多，可是觀眾卻能盡情欣賞，博賽叫囂，怪極忘形，更令人奇異的是婦女觀眾特別多，更是其他地方拳賽場合中少見的現象。

星洲僑胞愛好體育

談到新加坡，球王李惠堂別有一番印象，他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，每次前去訪問都是乘大洋輪船去的，當輪船停泊在碼頭附近的時候，靠海的船旁會有幾十隻瓜皮小艇，每艇一人，輕舟蕩漾綠波間，向大船上的人討賞賜；如果你把小銀元拋入海中，他們會爭先恐後躍入海中，把

銀元撿起來，有時拋得遠一點，他們也會潛到一兩丈深的海中，把銀元找到，六七十年代在下隨球隊到新加坡在紅燈碼頭，還看過一群青年人這種在海裏找銀元的表演。

球王說他最佩服的是一個六十歲以上的老傢伙，他口啣香煙或雪茄，在跳水的時候把煙捲入口中，入水後躍起重吐出來，若無其事，由於能耍這套玩意，這個老人生意興隆，不斷有人出賞金要他表演。

還有更令人驚奇的是，他們能矗立舟中，持槳作板，用一小橡皮球，更番傳遞迎擊，技巧純熟，有時用頭頂，大輪船上的人笑他們在球隊面前賣藝，有如敲布鼓過雷門；但球王認為他們能站在顛盪的小舟中，為所欲為，這絕技不由得不暗暗拜倒嘆服了。

(五) 球王李惠堂的故事故

新加坡市區，僑胞商店櫛次鱗比，路上行人十九都是華裔，驟然看來簡直是中國城市，有點九龍油麻地一帶的氣象，但再細心觀察，新加坡卻是一所人種陳列場，寰宇間無論甚麼民族，都有人寄居在那裏，從服裝、膚色、習慣、形態、飲食等潛心體會，可以看得出很多不同的地方，僑胞們對體育風氣極饒興味，國內足球、籃球隊前去訪問，他們都熱烈捧場，此外

還喜歡羽球、木球、網球、曲棍球、田徑、游泳、舉重等諸類運動。出類拔萃的人材，平均比國內任何一市都多上好幾倍，這無疑是使人最感興趣的好現象。

蛇廟奇景已告消失

球王李惠堂當年走遍了南洋一帶，他認為檳榔嶼 (PENANG) 簡稱檳城最像香港，它是馬來半島北部一個小島，有山有水，樹木整年青翠，也有登山纜車，祇是沒有電車，氣候也比其他各地清涼，算起來很多地方和香港相似。

他最愛那條寬敞的海邊馬路，路邊有許多高大的椰樹，晚間開著不刺眼的紫色大電燈，流動小販解決了夜行人的消夜問題，駕車兜風，夜涼如水，海風吹人欲醉，在熱帶地方有這個好去處，實在難得。

球王說最值得紀念的是，一九三六年赴柏林參加第十一屆奧運會途中，經過檳城比賽，他走訪抱病已久的老友網球名將邱飛海，那時邱已精神萎靡，但球王堅持要邱同去吃飯，飯後又駕車四處遊覽，到海邊馬路時，邱說：「已有一年沒有到這裏兜風了，你走了以後真不知何日重臨。」想不到球王到柏林不久，便得到邱飛海

棄世的噩耗，以後球王又幾番重遊，每經海邊大道，都有桃花人面的悲傷感覺。

一九三七年球王率隊遠征，來到檳城，到邱飛海墳前獻花並有悼念詩：

昔年揮拍擊菲日，
荒塚今朝埋白骨；
笛哀聲聲懷故人，
淚眼供花長鬱鬱。

檳城海邊大馬路旁還有一座青龍寺，俗稱蛇廟，在廟裏的香爐邊，神龕上，甚至和尚睡床的蚊帳上，隨處可見不少的小青蛇，靜靜地爬著，它與人互不侵犯，蔚為奇觀，令人不解。另外還有一條大蛇是關在鐵籠裏的。據說，每年蛇王過生日寺廟附近山裏的小蛇，都會前來賀壽，蛇的數目會突然增多。

這個奇景，在五、六十年代，克難籃球隊及純德女子籃球隊等前往檳城訪問，都曾見過，女球員們都說，進到廟裏有些怕怕，廟旁的紀念品店，還有專拍小蛇在香爐上的明信片出售，以供遊客購買。

可惜近年來，檳城人口增加，昔日荒涼的海濱大道，已成鬧市，蛇廟已被住宅商店包圍，山裏的蛇無路可走，不再來廟裏長住，這一奇景已告消失了。

仰光僑胞隆重歡迎

球王為球事半生奔波於南洋一帶，以到緬甸仰光的次數最少，但印象卻非常深刻，一九三六年中國奧運代表隊途經仰光比賽，輪船靠岸時要經過那最嚴格而不徇情的海關，大家認為這番檢查行李的麻煩一定逃避不了。

等到得關卡，正待開箱檢驗，想不到外面眾多來歡迎的僑胞，急得推擠湧向海關大門而來，當年的海關地方小，設備亦簡陋，那扇木門險些兒要被擠破了，海關人員看見這個突發的特殊情況，恐生意外，於是索性賣個人情，急忙地將一件件行李劃過記號運送出關。

出得關來僑胞們人如潮湧，歡呼迎接，秩序紛亂，中國足球隊一個個不由自主的被擁上備好的汽車，每人乘一輛，由一兩位僑胞陪伴著，銅樂隊步行前導，一輛接一輛跟著徐徐蛇行，沿途看熱鬧的人山人海，交通阻塞。

在車中作為隊長的球王心裏在想，我們不過區區一介球員，有何德何能，竟受到這麼隆重的歡迎？以當時的情形看來，確有如美國人歡迎民族英雄返國的場面。

最可笑的是當地僑胞們迷信甚深，說中國隊是新客，新客到埠例要拜廟才得事亨通，因此每經過一間廟宇，必定要停車進去燃香禮拜，雖然球員們都知道，這是無稽的迷信，但是，為了使僑胞們得點安慰，也祇好入鄉隨俗，不過包家平和孫錦順兩位天主教徒，不參拜神不燒香，惟有倚在石獅子旁守候著。

空前戰績難能可貴

僑胞們維護祖國的熱情，水遠山高的雅意，對中國奧運足球隊的來臨，早已籌備妥當，他們湊捐了一筆巨大的招待費，食宿行都有專人負責，每餐的菜餚都非常豐美，又派有五輛專車備用。中國隊一方面感激涕零，一方面戰戰兢兢，惟恐球賽失利。幸虧在隊員們共同努力，和僑胞們臨場鼓舞下，士氣旺盛，三戰都打了勝仗，尤其最後一戰，對緬甸國家隊，以四比零獲勝，球王一人包辦四球，僑胞歡欣若狂，賽後把球王抬著遊行全場，接受觀眾喝彩歡呼。

當時日本已侵占了我國東北三省，列強不平等條約尚未廢除，國家多難經費困難，足球隊人數眾多，費用龐大，所以採

用自食其力方式，撐著一面國旗，沿途接洽比賽，從球賽門票的收入分成，解決了路費，同時利用比賽又可磨鍊球技，獲取經驗，一舉數得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一九四八年我國參加倫敦第十四屆奧運會，足球代表隊和籃球代表隊，也是採用這種遊埠磨槍的自助方式，前往與會。

我國參加柏林第十一屆奧運會足球隊，由李惠堂任隊長，在亞洲一帶比賽，計五十六天出賽二十七場，除了三場為和局外，其餘二十四場都獲勝利，統計得球一百十三，失球二十七，球王射入二十六球最多，孫錦順十九第二。球王說這種佳績，實在難能可貴，不特前無古人，恐亦後無來者，特吟詩一首，以為紀念。

中華兒女陣堂堂

一戰功成廿七場

僑眾歡呼天地震

病夫氣吐也眉揚

對於緬甸僑胞不十分重視體育活動，技術水準比起馬來亞、新加坡、東印度群島相差很遠，球王頗為感嘆，但是仰光僑胞的接待，使他們有賓至如歸的快樂，沒有一點出門事難的苦滋味，這一美好的回憶，他永遠難忘！（未完待續）